



暴露了自己的内心

Jean的工作室租用了文化宫的东厅，岑镜边走边看，在缤纷的色彩世界里缓缓移动，最后站在一幅巨大的油画前，久久凝视。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李维站在她身后，轻声问道。

“画者的内心……”她指了指墙上那幅绘碧的大海，“就像这片海，很纯粹，让人感觉很平静，也掩藏着深沉的忧郁。”

李维点点头：“文字也好，音乐也罢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投射创作者的内心诉求和精神状态，从而暴露他们的过往经历和生活模式。人类是视觉动物，对图像最敏感，所以图画能系统地释放潜意识。一幅画，可以读懂一个人。”

岑镜讶然回头：“你懂心理学？”“可能颜小沫没告诉你，我是心理学博士。”“我以为你小说写得这么好，拿的是文学学位。”岑镜挑眉道，“我硕士也读的心理学。只不过主攻犯罪心理学方向。”

李维略微吃惊：“没想到是同行。你是在做绘画疗法的研究？”

岑镜摇头：“只是一种习惯，每次看到图画，就会下意识地剖析创作者。他多大年纪？是怎样的性格？作画时环境如何？他想通过这幅画表达什么……”

这是顾晨与她的另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。

“那你……会去找那些画家确认自己的推测吗？”

“不会，对我来说，这只是一个排遣。”用这种方式缅怀顾晨，通过链接画面感受对方的存在。一遍又一遍，如同回到往日的时光，甜蜜而痛苦。

李维目光锐利地望过来：“你是抑郁还是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？”

岑镜僵住表情，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：“很……明显吗？”

“不，你伪装得很好。”李维叹了口气，“但是，和画家的创作过程一样，欣

赏者在解读画作、剖析创作者的时候，也会暴露自己的心理状态。”

“愧是专业学者，敏锐得有些过分了。”岑镜撇撇嘴，无奈地坦承：“三年了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”

“没想过治愈吗？以你的能力应

该做到吧？”

“我不是不能治，是不想治。”

“年纪轻轻，何弃疗？”李维开了个玩笑，却没成功逗笑对方。

岑镜凝望了一会儿画里的蔚蓝，疲倦地合上眼：“我没有被治愈的资格。”

因为当年的过错，让最爱的人死在了眼前。她再也拿不起枪，再也无法画像，就此断送了警察生涯。她无法原谅曾经的岑镜，所以潜意识里一直在不停地惩戒和折磨自己。顾晨是她埋在心底最深的一道伤。三年来愈合撕开，撕开愈合，早已痛到麻木。

李维终于明白这个女人的阴郁气质和强烈的防御心是怎么回事了。PTSD患者的创伤修复并不难，然而，面对同样专业的岑镜，他毫无把握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方已经封闭自我，根本不会配合治疗。

“李维，你是个优秀的人，我很荣幸认识你这样的朋友。”岑镜低下头，“但我早就失去了谈话说爱的能力，希望你理解。”

身后的男人良久没有回应。岑镜苦涩一笑，抱着发凉的手臂准备离开。脚下还没动，一件带着体温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肩头。

“这里冷气足，当心感冒。”她意外地转过身，看到男人手里拎着瓶威士忌。“你……刚才去哪儿了？”有人跟我推销，看这家的威士忌不错就买了瓶。”李维指了指出口的方向，“刚才聊到哪儿了？何弃疗？”岑镜：“……”

无论对方有心还是无意，望着那张笑容真挚的脸，她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说出口。肩上的衣服太温暖，让她舍不得脱下来。

下期关注：岑镜解围

张择端协助办案，对应草图认尸

赵不尤和宋齐愈、郑敦告别，独自骑马出城，回到汴河岸边那只是新客。

郎繁已死，章美又失踪，这件事越来越古怪。二人同时出事，是偶然还是彼此有关联？如果有关联，会是什么事，让他们两个一个送命，一个失踪？

八子中，除了简庄，章美是最沉稳的一个。这样一个稳重笃实之人，为何会在殿试前夕忽然失踪？

至少可以肯定，让他失踪的原因一定意义重大，重过殿试，重过他自己的前程。

驱马刚上虹桥，赵不尤就看见御苑画师张择端正在画昨天的河景。

赵不尤看着张择端如此谨严，心里一动，“我有件要事拜托你，择端能否跟我到那船上上去一趟？”

张择端收拾好画箱，随着赵不尤下了桥，才拐向左岸，便听到顾震在高声呼唤，“不尤！”

赵不尤和顾震、张择端一起登上那只新客船。

连郎繁在内，船上二十五具尸首，都摆在前面大舱中，尸身上都盖着竹席。

赵不尤引着张择端走到舱门边：“择端，这些人你帮我辨认一下，是否昨夜那只消失客船上的人？”

张择端一看到这么多尸体，顿时有些怕。赵不尤温声安慰道：“你要画昨天正午的河景，那只客船恐怕是画眼吧？”

张择端惶然点点头。

赵不尤继续道：“那船最初遇险时，船上的人一个个都还活着，只过了一会儿，便全都丧了命，而且至今身份未知，缘由不明，凶手更是不知下落。顾震兄和我目前正在追查这桩凶案，但若连死者是谁都查不清楚的话，其他就更无从下手了。”张择端听了，又向舱门内法望了一眼，低头想了片刻，才抬起头说：“好，我去看一下。”

他放下背着的画箱，打开箱盖，在里面几十张纸中翻检，他找出其中一张，图上正是那只客船遇险时的草图。

赵不尤和顾震看了大喜，万福更是探头惊呼：“昨天我见到的就是这样！”

张择端勉强笑了笑：“船上还有五六十个人的脸，我记得不太清，不知道能不能认得出来？”赵不尤忙道：“不妨事，能认出多少算多少。”

顾震和万福先走进大舱室中，赵不尤伸手揽着张择端也跟了进去，来到左窗下第一具尸体边。

张择端勉强笑了笑：“船上还有五六十个人的脸，我记得不太清，不知道能不能认得出来？”赵不尤忙道：“不妨事，能认出多少算多少。”

顾震和万福先走进大舱室中，

赵不尤伸手揽着张择端也跟了进去，来到左窗下第一具尸体边。

张择端勉强